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5
15



文庫 11
D 85
- 15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題跋

書張忠烈王傳後

世言老子書富國強兵以予觀之是未足知其說老子言
佳兵者不祥而陳平亦言陰謀道家所忌夫其書學道者
之所祖而言用兵有不得已之意則兵者非真喜用也宣
政以來老姦宦豎爭弄兵立功於僥倖馴致靖康之禍議
者謂佳兵於此可見矣至於建炎兵不得不用而一時狂
宴媮之久長驅南來蔽遮阻厄者皆望風奔突驍將巨鎮
遂廣立屯衛以自重而東南民力匱轉輸供給之苦未幾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

宜稼堂叢書



010190555459

08-12142

而紹興用事者言罷兵矣方是時秦氏子誠無所容罪獨張忠烈王有適墮偃月之計而後無與辨之者當罷兵之初莊簡李公嘗同其議檜之始未可以遽議也論檜之罪當成於罷王西府之任蓋姦臣造謀未始不假宿德重望以厭服眾論事成而卽排之者毋怪其若是故李公之去也不數月而王雖一歲而去則亦有所不免夫事之毀譽難定於一時而視其子孫始足以知昔時之行事漢高密侯鄧禹功爲中興第一遲遲長安無以辭光武之責至其訓子孫俾各習一藝則其善後良有古意唐李勣垂歿之訓嚴且明矣敬業之覆宗滅祀終不可追豈非立后之議誠有遺憾也今王聞孫彬彬滿於家乘施及五世崇德植

學以自表著猶不可一二數則是非之公當由是而見因書所聞以附于家傳之後

書史忠定王貨錢券後

桷年十三四時有鄉先生應君文煒年八十餘善談論乾淳諸老舊事爲桷言外高祖忠定越王未第時儻富民錢氏坊以養越國夫人洪氏今天童松徑東皋先生精舍卽坊故址也當紹興甲子歲越國夫人壽周甲子忠定王假坊錢爲酒食以合姻族閭里禮甚具坊故屬浙東常平司至秋七月不勝輸官之苦畱繫于越宿越賣餅湯媪家是歲鄉試期已迫忠定王不得歸里鬱鬱悵望媪微問曰秀才何負官逋如是遂具以前對翼日媪召兒與其約曰我

積錢百千以治終事今悉與秀才輸官若中秋試必速償
我毋惜也王歸果與計偕實紹興之十四年至乾道間王
以袞衣偃藩養越國夫人于越時媪猶叵恙王命使者車
迎媪坐堂上拜之欲官其子媪謝弗受曰願丞相子孫他
日官越毋忘媪家時賑與足矣後忠獻爲常平使者復命
駕媪家拜其像與其子坐且遺金帛甚厚應君又言樞密
公帥越余時相從湯媪諸孫猶在樞密公紹先志如初特
伺候門下旬日爲異耳今獲從五世孫公升允叟伏觀手
券夷攷歲月去秋試纔二月當從此券以償湯媪而梅所
聞於應君者不誣謬爲可信謹書以補家乘之缺維王盛
德厚行垂裕無極以允叟五世大宗兢恪遵奉睦宗廣孝

下賢急施當不止智周於家庭慮盡於鄉黨而已也桐木
之韓由南澗而愈昌申國之呂至太史而益著韓呂五世
孫聞望若此允叟其有以勗之書曰迪惟前人光又曰紹
聞衣德言因以勉允叟併以自勵

書焦節婦傳後

唐虞之事載籍莫詳往讀劉氏外紀胡氏皇王紀等書記
帝堯之時孝慈力耕桑者表其門閭雖遐邇無本非有類
於荒怪不經吾取以爲始焉世衰道微日淪於媮形管之
詩先儒或疑爲季代之作於是淑德內範與男子竝稱若
列女傳所載張芝桓女之徒皆得如帝堯時故事亦足以
惇行表勵噫其意亦淡且明矣梅游吳門讀中丞徐公所

爲焦氏婦傳誠可謂懿厥哲婦而其彰明之始實自其弟
焦侯發之昔屈原作楚詞悲切反復而獨推高陽之元胄
女嬃之嬋媛蓋其好德之心根於自然移爲忠君愛國猶
不敢忌其所自使原幸得其時則其光榮之道不假於原
之自陳也方今焦侯以明達粹雅嘗舉正於省闈前徽貞
行將以請于太史氏更生蔚宗之筆足以稱是非如李文
公之傳楊節婦不得入唐史爲可恨也詩曰此令兄弟綽
綽有裕焦侯孝友之道於是乎備矣敢書所聞于後大德
庚子越袁桷書

書湯西樓詩後

玉溪生往學草堂詩久而知其力不能逮遂別爲一體然

命意淡切用事精遠非止於浮聲切響而已也自西崑體
盛襞積組錯梅歐諸公發爲自然之聲窮極幽隱而詩有
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腴意贍者爲臨川之宗氣盛而力
夸窮抉變化浩浩焉滄海之夾碣石也爲眉山之宗神清
骨爽聲振金石有穿雲裂竹之勢爲江西之宗二宗爲盛
惟臨川莫有繼者於是唐聲絕矣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
性命爲宗其發爲聲詩不過若釋氏輩條達明朗而眉山
江西之宗亦絕永嘉葉正則始取徐翁趙氏爲四靈而唐
聲漸復至於末造號爲詩人者極淒切於風雲花月之摹
寫力孱氣消規規晚唐之音調而三宗泯然無餘矣夫粹
書以爲詩非詩之正也謂捨書而能名詩者又詩之靡也

若玉溪生其幾於二者之間矣吳門湯君往得其過葛嶺諸詩玉辟邪鐵如意之警策有得乎玉溪生之深切精遠余每欲蒐其精良者而一讀之來吳門其從游陳子久相過知湯君之詩雕搜會粹皆子久任其事余不識湯君而知其用意間有與余台遂書玉溪生作詩之源委宋三宗詩體之變以慰湯君庶知湯君非苟於言詩者子久嘗學于湯不知余言能有合於湯否噫詩至於中唐變之始也若玉溪生者跂而望之其不至者非不進也子久年富才俊它日追風雅之正返雲咸之音其視余言殆猶糠粃也大德庚子四明袁桷書

書高息齋嚴母方氏夫人墓誌後

息齋先生蚤歲入辟雍受知于龜山楊先生後掌國子於熙興五峯先生一書慷慨明白遂卽挂冠致事辨春秋王霸未嘗不嚴正而簡明也成均學制至咸淳之末猶復遵守其或變更傳會皆大臣私意或謂與宣和三舍法微近是殆不知先生本於周官乘聲附響無以議爲也舊聞遺落麟臺故史三厄無從考訂郡志疏缺能言高氏出處大致譜牒官號亦不多見而桷以先世遺藏得其集註喪禮若奏牘之見於會要者猶一二條目至於他文則皆未之知也今年春得讀嚴母方夫人墓銘其敘師友婚姻之好不以窮達淪易足以知先生成均之法出於閭塾之遺意而方夫人崇師教子不得與流俗同也噫師友道廢遂恥

以師自言陳稽古印綬惡遇舊館人者有之矣婚姻禮乖雖潘楊之睦猶以貧富異心尙何敢脩師友之誼敦婚姻之舊於富貴利達之後也夷攻後唐傳記嚴母之賢者莫若延年與武彼二子苛酷驕蹇遂不幸使內則懿範見於史氏今嚴氏儒雅奕世聞孫與計偕登仕版者亦不絕書則方夫人之賢不著於郡乘嚴氏之幸也巨川往歲南極交廣蒐奇補軼多四方聞見今垂老隱居充然自足不假於當世而獨卷卷表章先夫人之訓範以示厥後復使高先生之遺文振暴於二百年之後謏聞寡見由是而廣惇本崇禮由是而興不亦躋與謹書其後而歸之大德壬寅二月九日袁桷書

書吳興張景芳祖母費夫人所作華嚴偈頌後

南軒先生祖母魏國夫人日誦華嚴得心法於佛日杲佛日之頓悟機辨亦由華嚴或謂華嚴乃佛富貴此蓋以妄測妄非知道者方魏國學佛時忠獻以忠正謫居南軒先生從五峯游學子孫爲一代師表未始諱言魏國爲異端也近世崇正之說方新凡類近釋氏者子孫皆揜匿不著于家乘今吳興張景芳獨次其祖母夫人偈頌以光示子孫忠厚孝謹將由爾以興敢書宗衮之事以勉大德壬寅良月望日越袁桷書

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

李商隱詩號爲中唐警麗之作其源出於杜拾遺晚自以

不及故別爲一體玩其句律未嘗不規規然近之也拾遺
愛君憂國一寓於詩而淡譏矯正不敢以談笑道若商隱
則直爲訕侮非若爲魯諱者使後數百年其詩禍之作當
不止流竄嶺海而已也柄往歲嘗病其用事僻昧間閱齊
諧外傳諸書籤于其側冶容褊心遂復中止私以爲近世
詩學頓廢風雲月露者幾於晚唐之悲切言理析指者鄰
於禪林之曠達詩雖小道若商隱者未可以遽廢而議也
客京師潛庵鄭公示以新選一編去其奇衰俚艷讀其詩
若截狐爲裘播精爲炊無一可議去取之當良盡於此昔
蕭統定文選至淵明詩存者特少故議之者不置至王介
甫選唐百家詩莫敢異議而或者又謂筆札傳錄之際多

所遺落嗜好不同固難以一今此編對偶之工一語之切
悉附于左商隱之詩如是足矣覽者其何以病因書其說
而歸之

書定興王成之墳臺記後

自古不脩墓之說見於禮經世媮俗浮遺墟敗塚子孫有
泚其顙而莫以爲怪抑不知必誠必信當自其始至不幸
而脩者非禮之正也自墓田定尋丈崇卑之制穰穰世胄
率從事翁仲雲闕之靡麗發丘摸金蔑有遺藏抑不知制
令之始蓋以防其侈非俾之薄內以事外也定興王成之
躬負土之勞高爲墳臺積至尋丈絕椎埋之望而慎終謹
始復合於聖人立言之本意吾友李伯宗甫特敘表其事

潘容集卷四十八
四明袁桷書
余嘉其純孝之實而復以是說告之大德癸卯七月既望

書陸淳春秋纂例後

近世春秋家立褒貶於字義茫不知盡性之理按其形模以中有司程式爲精巧天理人慾三尺童子矜矜然猶能言之春秋之學廢矣習三傳者唯文詞是師左氏盛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唐世傳春秋者皆廢矣噫士何事春秋哉吾里樓宣獻公晚歲欲明義例之說時永嘉陳君舉舍人爲春秋傳遂序其意而焚其藁每語後進當以唐陸淳集注纂例清江劉氏傳爲下手余家所藏纂例乃寶章桂公所校號爲精善按纂例他無善本審此

書廢已久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唐志纂例十卷集注三十卷微旨二卷辨疑七卷余來杭復得微旨二卷乃皇祐間汴本聞苕溪直齋陳氏書目咸有之當搜訪以足此書以假友人得脫灰燼劉氏傳乃先越公居宥府時岳肅之侍郎所遺家諱咸以絳羅覆其上二書當永爲子孫寶俾勿墜

書鄭潛昭曾祖東谷先生諡議後

胡忠簡論王正道時不知其後之忠烈也廟有碑史有傳斯無愧矣三槐名孫崎嶇擾攘欲以奇計立功業不幸有脫略名教之誚使不若是則幾爲狼藉人矣今觀栝蒼鄭公覆諡猶不恕置議禮義名節士之大閑謹于正道蓋將

清容集卷之七
以謹夫後來者耳渡江百餘年屢厄權相獨定謚無敢希指至若賜謚則由舍人行詞端平以後謚愈多而名愈濫惜不得鄭公有以正之嗚呼悲夫

書朔齋先生都梁第一樓詩後

南豐記擬峴臺欲與州民同其樂至朔齋先生之賦都梁第一樓則欲與之同其憂非淡知民隱者言不至是此卷筆勢有籌筆驛詩態度嘉定以後士大夫不復崇尚字學獨公與莆田陳復齋號能書二公出處相近要未可以一藝名

書朔齋送弟牧翁十絕後

朔齋先生以宗正兼直後省于時先子方入轉運幕府一見道問家世卽以科目剡薦至今照牒猶襲藏也今得拜觀遺墨其藹然友于之意見于篇翰前哲愈遠古道日媮摛章繪詞言行實不相顧觀此亦足以媿警

書高使君脈圖後

吾鄉嘉定以後故家諸賢獨高使君衍孫興寄冠珮清逸儼整如晉世圖畫賢士宅菊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其居處必順敘寒燠銖分脈法如指諸掌往時搢紳類能夸詡之數十年來士益困不復知有清事桷幼與其諸孫一清相過往見一便面卽使君脈圖也于時一清方編類經方惜日不自置叔祖文昌公猶無恙其尊聞于家庭者尤精確可傳信今幾三十年而一清所爲醫書

十事亦成矣宓戲作易神農爲本草至黃帝述素問難經等書三聖人未嘗以卜筮醫藥爲鄙九流肇分漢世儒者猶不得尊則此復何議至陶宏景孫思邈貞白爲高能令天子大臣傾下敬愛則道與神完者未以一概論也一方遊公卿間清名舊闕當益以貴重敢誦所聞書附脈圖使來者得以攷清容居士書

題忽訥監司畫象詩卷後

成都郡治歷唐宋幾五六百年牧守皆有畫像政績可紀若韋相國張益州愈遠而愈不怠其治守無狀耄倪咸指其像爭詬詈以病蓋棺事定豈虛語哉忽訥監司按臨長沙墓木已拱其子脫帖木兒宣武公知遺愛之被於長沙

也至厚歲久而泯落將懼夫子孫之敘述者未足以傳信固雖豐碑善頌皆迫於一時之指使考其相與社而祝之者審像以觀則得以察其平昔治行之實永久而益信詎家庭之所少而遠求數千里之外哉徧觀鉅軸其意有若未盡桷也職太史韋丹之碑其能何多讓願泚筆以俟

書白敬甫三歲作大字卷

柳柳州劉賓客在海嶠爲二童作詩有曰小兒弄筆不能嗔澆筆書牕且賞勤柳州則曰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二賢期待如此彼二童迄莫能有聞梧竹先生一爲元公期獎卒有成就在易蒙之六五解者謂默識心通爲顏子得之令聞壽考先生實何愧焉傳示子孫俾無

數以承

書胡評事夢昱印紙

桷幼歲嘗讀曾大父樞密越公家乘言寶慶改元九月日
胡評事進對首言濟邸死非上旨當立孤以明本意于時
相臣震怒入對兩宮乞黜去未幾御史李知孝希旨具疏
削籍度嶺先公時尹錢塘力過閤言削籍故事必下京兆
書考功籍公遲不冝署復三入閤相怒曰趣書何言宿留
凡七月始下公曰不十載當悔復吾毋爲禍首且考功籍
謹不涉署後必有知我者繇是戒兵士善護復密以錢鏐
相遺贈自後先公門人王公邁亦踵論濟邸事而公亦被
黜去端平末年公始得諸老敘復桷獨不得與胡氏子弟

參論來京師豫章周儀之間言是事桷具所以儀之曰胡
公諸孫攜考功紙來與子語誠不妄噫吳夫人之復封端
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末也馴致於此其何可言剛
簡丁丑試集英先公時爲參詳併識于是謹書其後而歸
之乙巳歲三月甲戌袁桷記

書吳景山樂府

景山吳先生佐金陵閩府時先子實爲貳車亦入幕嘗爲
桷言先生壯歲客羣公飛賤疾記坐宴席卽就亦弗視
言論冰雪懷吐奇磊不冝屈人下晚始第奉常嘗鬱鬱自
慨語昔時承平事謂今當不復有未幾逃難解散先生亦
竟謝人世後十餘年其子博文爲四明郡博士先子家居

敦敘夙昔猶一日也柄客京師博文適先後至乃出先生手澤一通以示蓋方回堯章之伯仲非如劉改之徒暗鳴叱咤以氣爲言者也唐子西之詠梅不免以倨傲得罪先生之詞蘊而不露哀而不怨情見乎辭而莫知其止殆駸駸乎國風矣俯仰疇昔悲不自勝并志先子遺語而歸之大德乙巳契家子四明袁桷書

書黃彥章詩編後

元祐之學鳴紹興豫章太史詩行于天下方是時紛立角進漫不知統緒謹懦者循音節宕跌者擇險固獨東萊呂舍人憫而憂之定其派系限截數百輩無以議而宗豫章爲江西焉豫章之詩夫豈惟江西哉解之者曰詩至於是

蔑有能繼者矣數十年來詩益廢爲江西者嘗慷慨自許掉鞅出門卒遇虎象空拳恣睢復卻立循避不敢近使解者之言迄幸而中噫然則其果不可以復古與桷來京師遇黃生景章于旅次問其譜別于太史爲七世而尙書公叔敖之所自出示其詩宮商敷宣黯然不遇之意絕于詞氣吾知其充然以脩興太史氏之學者非子其誰也夫別江西之宗者是不至太史之堂者也曠百載而有俟捨其諸孫曷有望焉念嘉泰間尙書之孫犖爲常平使者于吳曾大父樞密越公丞邑吳江檄定理役時蘇師旦驟幸顯獨絕請託無隱使者大喜得剡于朝而改邑焉俯仰百年門下之誼猶一日也庸敘疇昔而勉之大德乙巳八月中

秋書于其詩後

書劉將軍詩

言用兵者必曰師尚父讀其遺書多奇簡韻語非深知詩者不至爾噫采薇杖杜詠歌勞苦雖賤微者猶能知則古言詩抑豈有文武異哉今觀劉將軍詩藹然有觀民風審知止之意使高達夫劉景文復生攬轡竝行未知孰先後也陳郡袁桷書

題金承安樂府

幼歲見老樂工歌梨園音曲若不相屬而均數無少間斷猶纍纍貫珠之遺意也承安老人所補歌曲按其音節無少異此殆以文爲戲者黃豫章嘗評小山樂府爲狹邪之

鼓吹豪士之大雅風流日遠惜不得共論承平王孫故態爲之慨然

書清江羅道士詩後

往歲卜居城南遇梓人焉曰築室之制崇廣纖鉅必謹其規體榱楠杞梓若一而用之則堂觀亭室各不相類余於是悟作詩法亦猶是也近世工清儉者局於律師宕逸者鄰於豪角立墨守迄無以融液詩幾乎息矣噫風雅頌之體夫子何自而分哉清江羅道士詩余讀之審劑輕重分析清濁大者合繩墨小者適程度似欲各取其長誠非苟於言詩者余聞學仙之說內因而神益清養之以歲年斯熟矣詩其果有二道乎

題蕭安撫迪後記

老瞞視天下事如揆丸晚歲真態始見李衡號良二千石猶不免爲諸兒計慮乃知情愛雖雄烈有所不忘蕭公安撫副使書迪後記上推本始末及疏遠教之食之一語不及其私觀者興起噫故國世臣俯仰事變何害不有獨蕭氏孫曾爲名太守賢御史官簿益顯今四世孫文孫靜敏好學年弱冠上書御史府言救荒事皆切實語行受選用種德之報是真有慶矣尙勉之哉

書謝道士歸洞庭詩卷後

古之善養生者必適夫寬閒之地順其陰陽使神足以恬不能有動於心苟絕其所爲淡林巖巖隱翳自處將感悔震掉日有不給且外不能以自治其理內者奚以合榮觀之道豈徒言哉江湖之水至岳陽而安流停蓄廣行動靜交養恬蒼馮道士居之三十年安且樂矣北遊京師縱耳目之廣益舒其和平夫山極於燕水極於洞庭求其怪險不可得將安於自然道入于自然則刻形毀志竊據詭幻者吾不知其說也今歸主其徒與之游者各爲歌詩四明袁桷敘

書張侍郎孫祖傳存靖齋銘後

壽張先生精忠讜論爲一代師表其居家御飭子弟遺言懿範故家往往猶能傳誦稱道聞其曾孫脩謹自振能世其家一日示以淡寧先生所作存靖齋銘凜焉大訓歸然

于頽波橫流之域紬繹旨意淡有感焉者也靖念曾大父
樞密越公淳熙癸卯與文靖公同薦于鄉至嘉定間同在
館閣今百三十有八年兩家子弟罔敢曠墜而柄承教於
淡寧先生者彌厚敢益以自勵亦以勉夫張君焉辛亥歲
後學袁桷書

書鄭魯公全拙齋銘後

粵昔先正忠獻韓公詩書五世其父康州牧工於詞章尹
河南富鄭公誌其事渡江南來忠獻張公忠肅虞公尙論
其世皆著書立言有以自見至于二公發揚光顯百餘年
間懦夫庸子猶能仰止自厲審其先德源委端有來也太
師魯國鄭公劬躬敏行是生忠定丞相爲穆陵舊學其四

世孫奕夫示公所爲全拙齋銘紬繹莊生之用大不幾於
贅矣念昔先曾大父越公嘉定丁丑編次集英進士是歲
丞相實奉廷對紹定辛卯復同在宥府柄以先世餘緒得
獲墻門下風塵荐更甬東世槐不可復覩淡以爲拙幾辱
而巧鄰薄與其薄也寧辱柄不佞猶願於魯公取法焉敢
以自勵亦以勉夫鄭氏諸孫淡味之

書鄭魯公嘗充達庵記後

占夢之書具于藝文自漢而下其學已不可究雖間有占
驗往往鄰於附會聞忠定公以魯公所夢遍閱釋道諸書
迄莫能解今雖廣爲箋釋使能言于未遇之前誠果奇矣
忠定布衣時嘗夢有告公者他日公官位當止尙書後除

禮部辭不拜由內相入政府身後卒贈尚書令此夢之符
有不待辨而明者因以舊聞併補于家乘

書高密鄭節婦傳後

舊令義士節婦焯然表著者得入國史實錄周召二南正
始之道此殆其遺意也世祖皇帝天兵下山東膺東諸侯
之任者維高密鄭公聞昔時諸老言僭亂以後削荒易頑
納諸軌範繫鄭公是倚袞嘉之典書于太史澤遺子孫振
家聲以趾媿者纓綏相接內教嚴整薰然正直流于士女
終始貞絜桷待罪史館異日得秉筆書鄭公家世遺事附
錄節婦于後亦足以光盛世文明熙治之偉焉得而遜諸

跋瑱山經德堂記後

象山先生作

晦庵先生晚歲每言陸文安公之門人多得踐履是蓋漢
憂其徒之學鄰於上達後百餘年黨同惡異空言相高其
弊有甚於昔今觀瑱山吳氏編次師友淵源罔有缺軼是
又其門人之諸孫也勉之哉晦庵之言是誠有驗矣延祐
改元陳郡袁桷書

吳饒公制書跋

史遷序道家以清淨爲至言作封禪書唯紀祠祝符應旨
哉言乎能知史遷之微斯近之矣皇朝累聖繼體守文基
祚鞏隆維臣全節職掌元學敷澤道德夸誕臍蠶之說悉
所不取祈天永命與易範相表裏至大三年褒嘉典行遂
特貽其祖父哀榮備美聞者歆企粵昔開元有臣法善前

席之對皆理道要術追顯先代而史官紀載弗克偉著論者惜之恭讀贊書景命於爍移孝爲忠全節之志罔敢自替太史氏誠宜泚筆以登信史使知皇元崇尚實邁往古來者得以有考云延祐改元史臣桷謹記

跋象山先生經德堂記後

朱文公荅項平甫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某自覺於爲己爲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今觀文安公所作經德堂記瑱山吳伯厚乃其門人諸孫持守之學有舊謹錄文公語于前

俾愧夫世之貴耳賤目者願勉之哉

書南劔謝君程文後

李漢定昌黎文獨序其古賦而明水賦不得入今世定爲外集者蓋趙氏本也唐宋以詞賦取士其所爲文率不傳後至王安石改經義獨張庭堅陳古正義闡儒先之微旨故東萊呂氏取而第之往歲聞閩中諸先賢如莆陽二劉正字三山二林公皆別爲程文傳于其家而鄭屯田鏐通五經資其說以取進士皆私相祕藏非其門人傳授不可復得屯田嘗講授四明樓宣獻沈端憲皆諸弟子于時談經之士專守師說非若後時鑿新逞奇以取有司之悅而昔時爲有司者又皆溫良敦厚以成國家之盛今世之所

傳者斷自乾道淳熙之際彬彬然猶可考也延平謝君用和示其先人所爲詩論及其程文文獻之徵將於是取噫宋世帖經墨義之制雖見於史莫得詳自呂申公試卷之編行而其法具在謝君之意余渙知之史氏之爲宋史者尙宜有取焉史官袁桷書

書順堂記後

抑嘗觀易而知乾坤之用焉坤固順也而承天者逆也乾坤定而人行乎其中仰觀乎天七政繫焉猶不得與天同則人之所以法坤者猶法天也事生於有爲貧富壽夭遵其自然庸詎知吾之謂逆者非順也耶故動心忍性者逆之用存心養性者順之體也尙書元公以順之道由逆相須蜀郡虞博士取坤順以爲德余謂李君能盡天道斯能盡人事之理矣

書廬陵蕭煥有救荒策後

救荒莫弊於鬻爵宋世大儒猶不免遵而行之民益瘠而食益眾矣鬻爵之令盛於秦漢然不使之治民猶有成周遺意降于後王令下而中變習爲固常望望然以去於是禁抑興而敲朴繁矣廬陵蕭煥有來京師簡靜自脩心鄙諸人咄嗟取大官閉門無競一日上書御史府陳救荒三策三策行而祿弗及噫今世上書率資以爲仕進然卒未嘗有見用者甚者圖絕域覈稅畝以自便朝廷清明卒報罷而猶未悔視煥有三策寧不有愧然天下之弊在於

斟酌損益救荒有書而先賢素講猶有缺然年至而學益加煥有之進殆未已也延祐丙辰八月旦日史官袁桷書

書余國輔詩後

余嘗以爲聲詩述作之盛四方語諺若不相似考其音節則未有不同焉者何也詩盛於周稍變於建安黃初下於唐其聲猶同也豫章黃太史出感比物聯事之冗於是謂聲由心生因聲以求幾逐於外清濁高下語必先之於聲何病焉法立則弊生驟相模倣豪宕怪奇而詩益浸淫矣臨川王文公語規於唐其自高者始宗師之拘焉若不能以廣較而論之其病亦相似也余君國輔生臨川守宗會源其所爲詩質者合自然華者存至理雍容悼歎知時之不遇猶先王國風之意也小弁之怨爲親親黍離之憫爲宗周酌古之詩詳之矣秉彝好德詩之道也在昔先正以是言之矣桷從子瑛曩嘗獲師國輔仰其高風敢申以言之

書程君貞詩後

風雅異義今言詩者一之然則曷爲風黃初建安得之雅之體漢樂府諸詩近之蕭統之集雅未之見也詩近於風情性之自然齊梁而降風其熄矣由宋以來有三變焉梅歐以紆徐寫其材高者凌山嶽幽者穿巖竇而其反覆蹈厲有不能已於言者風之變盡矣黃陳取其奇以爲言言過於奇奇有所不通焉蘇公以其詞超於情嗒然以爲正

頽然以爲近後之言詩者爭慕之音與政通因之以復古則必於盛明平治之時唐之元和宋之慶歷斯近矣感昔時流離兵塵之衝言不能以宣其愁而責之以合乎古亦難矣夫詩之言風悲憤怨刺之所由始去古未遠則其道猶在越千百年日趨於近是不知國風之作出於不得已之言也程君貞其爲詩淡而和簡而正不激以爲高春容怡愉將以鳴太平之盛其不遇之意發乎心而未始以爲怨也雅也者朝廷宗廟之所宜用儀文日興絃歌金石迭奏合響非程君其誰宜也願勉乎哉

書杜東洲詩集後

蘇文忠自渡嶺海以後詩律大變蓋其精神氣概逢海若而不懼噴薄變化迎受之而莫辭昔之善賦詠者必窮沙厓之遠至於空巖隱士其所諷擬不過空林古澗語近意短又安能足以廣耳目之奇寫胷臆之偉哉杜君臣傑乘漕艤遵神山閱海市觀光於上京食冰嚙雪足跡之所歷不盡不止壯矣哉故其所爲詩視其篇題誠足以奪山林之固陋至於鍛鍊之工搜抉之巧發於心聲自然合笙鏞之間歌錯錦綺之奇文夫豈率意而爲之者信以知遠遊之有益於斯文也余五度居庸畱京師幾二紀閱舊藁無一奇語始從君挂席南斗則殆將有進矣因書以歸清容居士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元由袁柳白撰

題跋

書番陽生詩

延祐丙辰余守直玉堂有以詩一編相示曰此番陽忠宣公族孫所作也忠宣忠節起家其子文惠文安文敏三公以宏博登政府奇辭奧學與漆書盤盂相表裏未始以詩名也然則詩果何自哉唐詩之完成於文敏詩繇文敏興矣詩盛於唐終唐盛衰其律體尤為最精各得所長而音節流暢情致淡淺不越乎律呂後之言詩者不能也自次韻出而唐風益絕豪者俚腴者質情性自別皆規規然禪

人韻偈爲宗益不復有唐之遺音矣此編意新語清優柔
不倨將因先世之編以復唐舊吾知其進未止也噫儒者
之事博而且難泛焉以講將勞而寡成守一而充之因以
考夫風雅之微旨知詩之立言各有其體諷諫詠賦無不
曲盡其情狀精者爲言況於詩而可以易焉余雖未接識
因其詩願有以廣之

跋集書金剛經

古佛如來說性本空性空不壞離相常寂相本虛幻若無
所住則名實相相由性成乃得堅固凡諸音聲及莊嚴事
一念無爲咸獲殊勝譬如燃燈由火所傳百千燈明不見
火跡金剛正體廣博妙密擬議分別卽生變滅爰集眾手
不涉塵刹三十二分各不相統初無雜亂亦絕知解指有
長短字有大小以平等觀象體迴忌遍滿一切不遺錙銖
靈山付囑亦復如是慧光印空如月在水謂作功德卽墮
輪迴會稽袁桷書

書綵衣堂楊次公記後

余讀禮經首五服於高祖私怪數十百年卒未有爲之服
者損益降殺沿於時王獨五服定制不敢有所更易豈誠
有待者耶今得於綵衣周氏而見之矣中古之論上壽百
歲視唐虞時若不相似或者謂情僞滋多世日以薄過是
而能壽非通於陰陽性命之說不能也陰陽性命易老相
表裏先天無極其圖具在悉傳於希夷陳先生先儒言之

矣綵衣翁乃得而師之見於郡志趙清獻美周屯田致政
綵衣詩皆爲老人所作湯文清嘗詩而美之夫何疑焉昔
孫思邈生隋開皇至唐永淳年過百表周公其似之歟所
以踰於孫思邈之死其孫未生五世咸集孰有如周氏者
哉周今爲饒大族傳十四世而宋叻有孫復爲方外之學
嘗聞紹定間有余君隱于番號甕隱老人年九十餘釋魏
伯陽書自敘源委謂得於綵衣周氏君今南歸試求其書
祖德之傳則猶可攷也延祐四年二月甲子會稽袁桷書

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

大德六年余嘗作郊祀十議上於奉常周漢唐宋僞雜之
說悉釐正之十年朝廷作圜丘得預議焉位卑而語輕越
職議禮若有所不可者勿議焉耳矣至大辛亥集賢司直
周君以方士祠祭乘驛上天壇行濟源雍虞伯生氏敘而
餞之將使之推致其節文以陳于上旨哉言矣復議其禮
與沈瘞相近噫其信然矣禮之祭天未始與山川同舉也
地爲社主遺而不言地獨安所附乎或曰祭山縣則地蓋
瘞歟禮莫嚴於博士博士秩七品禮官不敢以僚屬待大
典禮封諡博士用印專達可否禮官唯諾惟謹伯生奉常
三年昔之所蘊見於周君之贈言合方士之說而復有疑
焉者其必見於因革矣周君明辨博習所承於虞君者甚
厚因其說願得以攷焉其可乎會稽袁桷識

書龍陽傅氏旌表記後

博施濟眾夫子不以與人於易謙則曰稱物平施聖人立
言夫豈一偏者哉近世詞華盜衣食者用心褊陋輒以爲
大病李君之記藹然忠厚使誠若是當上史館宜書曰某
年詔立義倉鼎州龍陽民傅某首入田千畝則國家之義
俱得矣惜其事猶未至延祐四年九月會稽袁桷識

書真定武仁夫靜壽堂記後

仁人心也非性也仁果靜乎靜者仁之所獨性之靜者人
之所同也然則聖人之言靜壽其果不可知乎聖人與眾
同夫豈獨專其靜哉養其心者惟靜焉耳矣感物而靜斯
得之矣感物而動記禮者之失也夫子之言曰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斯靜也非動也余嘗聞諸胡子胡子本於程子
而朱子用之靜動互用陰陽之機非仁靜之說余豈好辯
尊其所聞敢因以復於命名者焉會稽袁桷書

書凌生功課歷後

解經而括其義例繫辭傳惟盡之釋章句以盡旨意記禮
者得之三傳例立經之義乖矣稽古萬言書之旨微矣昔
之盛時口相傳授猶懼其臆度元言興微旨不復有統緒
隱暢之立是殆猶近古也明經設而帖括煩禮科設而義
羅作將安取士哉漢於楚聲卒悔其篆刻蘭溪之學殆未
可非也自王介甫漢嫉其說晚卒不能以救悔益多而弊
益甚南北分裂而相師成風者皆介甫舊制無以五十百
步爲也皇朝酌準之制秀士得以自勵溺於前者則曰非

格律不可格律焉自出哉其誕漫不統則又曰法何自立
竄竊腐語率意直志文益弊矣經益何自而明矣賈董之
對切而婉婉非將順也惡盡言而攻上者非切謂也便於
宣揚童蓋習之矯焉以自文者誠不知其初歟昔之哲賢
由是而知非慎之至也師德試于國子復類登于賓興譬
之適遠轅無有不正者勉之哉俟其成行有以告矣爲作
功課歷引越袁梅氏丁巳十一月識

題進士梁宜致愨亭記後

舍奠墓左解之者以禮神言之然則祭墓非古歟禮生於
情親之至者彌不可以媮也在昔先正司馬文正公定家
祭禮弗忍焉者多矣張宣公獨卓然罷屏久而淡悔乃卒

復之心之不寧是則先王有所不廢也禮經殘缺非止祭
墓焉耳矣展哭于墓猶秉周禮充類以使夫民之歸厚則
今通國所行誠不曰背於古矣荏平梁君表其墓亭曰致
愨致愨之著羹牆之見也著莫大於思誠悅親有道夫豈
幽明之間哉詩云神保是饗孝孫有慶余於彥中見之求
陰於地莫近於體魄王侯而下降殺有等怵惕懷愴夫豈
禘嘗之謂哉記禮之失也余願與梁君深究而辨明焉

書虞伯生從子豐登字說後

往歲余與伯生甫同官于朝有燬宋故家者瞋目發赤擿
數無遺蘊余固曰彼不遜若是耶伯生日毋庸戚吾徒不
振誠有罪當自治以俟定於是悉取天人師友之源委臺

清容集卷四十九
閣儀注之損益精思細釋凜凜然不敢一日廢將二十年
伯生率以文詞名諸公柄也力不加進而自治者則亦罔
敢豫延祐五年其弟德常登進士第故家之誦將於是乎
息今年從子豐登侍仲父來京師以其弟兄之字說來示
吳幼清之所期者至矣余何敢言雖然願因大父致政公
命名之意而廣焉授地之法休田以逢年者全其力也仁
熟之效在於善所養與與翼翼古曰有年其豐登之謂與
維致政公德充而位卑重施樂善敦薄興讓休田之義也
施于有成曾孫之稼吾見其京且齊矣弼中以文外仲父
訓迪有自來矣獨感夫昔者之詬病因以告二子願勉夫
哉越袁柄伯長甫書

題徐天民草書

甲申乙酉間余嘗受琴於瓢翁問譜所從來乃出韓忠獻
家蓋通南北所傳皆閣譜宣和譜北爲完顏譜南爲御前
祇應譜今紫霞前譜是也韓譜湮廢已久東嘉郭楚望始
紹其傳毛楊徐皆祖之不知者咸稱浙譜由毛楊自祕其
傳故耳蔡氏四弄嵇中散補之其聲無有雷同孰謂浙人
能之乎瓢翁酒酣好作草書嘗寫前人悲憤之詞一日言
中散廣陵散漫商君臣道喪淡致意焉至毛敏仲作塗山
專指徵調而雙絃不復轉調與嵇意合非淡知音者不能
又曰學琴當先本書傳俗韻自少仲連得法於其子余以
作吏荒落向嘗作琴述言歷代所譜派系因覽先生遺墨

潘客集卷四十九
俯仰疇昔今三十六年矣延祐六年仲夏丁丑越袁桷書

書栝蒼周衡之詩編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闡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悅之語若是則均謂之變矣歟建安黃初之作婉而平羈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觴於唐以文爲詩者韓吏部始然而春容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卽詩也取乎平近者爲貴禪人偈語似之矣擬諸採詩之官誠不若是淺蘇黃傑出遂悉取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凌厲闡幽揭明智析於秋毫數殫於章亥詩益盡矣止矣莫能以

加矣故今世學詩者咸宗之栝蒼周君衡之游京師極其游目之所寓悉歸於詩浩溢閎博蓋將因言以宣情而於眉山公之學淡有慕而改之者其爲志亦勤矣夫水宗於海百折而卒至者非一日之功也故余力敘詩學之源委俾反而求之周君氣盛年富進進不懈異日胥會必當以余言爲然也延祐六年閏八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桷書

書仇按察父訓子詩後

淵明退之諸賢惓惓訓子形於歌詩聽之藐藐迄不能繼父業手澤存焉之戒良可悲也獨康節先生有子伯溫捧其先人之詩日篤不墜卒有成立此蓋絕無而僅有今觀致政仇公三詩遺墨如新其子按察清節吏能炳炳可紀

清容集卷四十一
用不展志諸孫嶄然各自立宦業有法曰以祖訓爲則顏
氏之庭誥柳氏之家範奕葉毋變今於仇氏之門見之矣
書曰汝克昭乃顯祖用成爾顯德勉之哉

跋王使君都中年像圖詩卷

粵昔故家江左之王贊皇之李其高自標致不以華腴爲
可貴故其凌厲絕俗則有若元禮文饒官爲一集卓然以
名閥自重其視世胄珥貂紆綬猶襟中兒耳閩王侯都中
幼歲登臚仕抱負奇氣折節慕義其爲政先愷悌而後功
利宦績光顯爲東南牧守表官爲一象蓋將憫歲月之如
流厲志考德俾日進焉若年之有加而無斁也抑嘗聞之
今之爲吏起於荒窶嘗病不知其所爲蓋其習講之道非

有所素也宦學之門受察於父兄之側遇事剖析白首吏
拱手不敢議其徵取者良有自來柄念昔曾大父太師樞
密越公嘉定間以著作郎考南省多士獨得參政畱耕先
生後登上第直道大節爲淳祐全臣雖不及相天下士今
猶嗟惜之施于諸孫詩書之澤蓋未已也柄學不加進懼
世德之微凜然自治敢以通家之舊願相與勉焉以求似
夫世臣之文獻金章紫綬豈足爲吾兩家榮觀哉延祐六
年八月辛丑契家弟四明袁柄書

題樓生詩集

海陰陳處士嘗言吾婦兄樓某善治生昧爽以興卽整理
靡密某租某山出入俱有法又治其所嘗往來罔缺怠於

是酌酒盡暮暮而醒醒而吟凡是者三十年樓之上世故
爲吳越王鎮遏使因所居有廟里民祠之幾四百年今樓
君已下世其子崧伯爲余弟之子之夫始以其集相示曰
疎懶嘻若前言果疎懶邪詩盛於江西吾鄉以詩自名者
率祖之其浸淫者爲韓梅壬午癸未歲余始悔悟海陰譏
之曰自言學術有悟門不謂師承廢於是今讀樓君詩天
和混融不露斧鑿而其平澹造詣有陶韋之風焉理勝則
無疵果有疵議者不能發口文士善譏評後率不振僕不
敢若是書以歸尙勉之雅俗類厥考足永遠矣

書茅生家譜

余待罪翰林嘗草三茅君加封制書淡以爲神仙家功行

累積子孫必盛茅爲希姓則今江南茅氏豈其苗裔也與
或曰三茅君旣仙去安得有後余應之曰老子爲道祖老
子之子宗五傳而爲王太傅今李姓皆祖則茅氏之祖也
夫何疑吾鄉公相家受原伯魯之誦厚貲腴田談笑立棄
其困辱有下於阜隸甚者發丘壠惡言其家世之盛靖觀
茅氏之自重有泚其顙者多矣漢世以試籀書始得爲吏
而唐宋制令玉冊官必通文詞者始得爲茅氏守藝猶近
於儒者之事矣盛德若不足老子之旨尙勉哉必有以興
復矣

跋子昂贈李公茂詩

松雪翁詩法高踵魏晉爲律詩則專守唐法故雖造次酬

清客集卷四十九
九
四十九
若必守典則然於贈別等詩則僅見之淮陰李公茂曾次
磊落言論吐冰雪擅幕府畫諾事無停畱士大夫喜從之
游宜松雪翁繾綣而樂道之阮公服常白觀此足爲人物
論矣

跋宜春夏君與上饒陳先生文蔚講經書問

自武夷之說行其門人矜重自祕皆株守拱立不能親有
所明辨獨勉齋黃公奮然衛道以其同焉者析之曲焉者
直之使後之人無以議湯文清公後出復以昔之所深疑
者充廓之是則武夷之忠臣矣今觀宜春夏先生自明壯
歲從上饒陳先生文蔚問荅疑難無苟同之病紬繹微旨
冥然於尊聞之外汲井養源端木表正蓄德集善至是盡

矣其孫震以進士來京師以梅族叔祖特進尙書公遺墨
相示蓋守宜春時與其大父交好良厚今八十年矣師友
道喪愚者守之薄者背之欲求其自得者不可得夷考武
夷釋中庸與易傳輒異夫程楊者夫豈得已觀此得以攷
焉

題何子方丹書後

金石草木藥品見於神農書二者不得以偏廢也自唐世
方士飾侈說以動上聽卒致躁僨以弊或者不察遂因以
置議焉厥今四海一轍而南北方劑判爲二塗昔人嘗言
藏用檐頭三斗火陳承篋內一壺冰二者胥失之矣金石
變化鄰於鴻寶故昔得道之士近取於身而法之內外交

養厥功著焉今世所傳實祖劉先生爾朱先生余嘗得其書而讀之水火之騰降日月之摩盪差毫髮則不能成也故其起死也如神而非以增其聲色之奉歷亘古而不可廢者其說具在貴溪何大方料簡切於人用者爲十二方本於神農參於難素復以五金八石之論曲暢而闡微焉其師陳君善父號名醫宋世公卿深重之泉源木本有自來矣合南北之偏於大方有望嘗聞龍虎經有火記六百散落雲笈願歸而求之則其藥愈神而人益信矣年月日四明袁桷書

書江陵唐氏族譜後

集賢脩撰番陽吳公善作江陵唐府君墓銘敘述世系於

質肅公八世矣府君之子洞雲願揭德正傳俾桷有述焉維質肅公立朝偉節在宋史而獨滅死令莫定是否敢於府君之誌而詳言之熙寧元年著謀殺已傷自首者減二等爲定律主是議者王安石許遵也非是議不得行者參知政事唐公御史中丞呂公獻可判刑部劉孝叔御史劉公玉錢安道翰林學士司馬公也許遵在宋循吏傳蘇黃門淡取之且謂其年高多子孫由減罪之報桷考宋史則滅殺議自登州婦人殺夫自首始唐公論爲綱常本王許之議非也公以新法憤死後詳定勅令者卒於是而兩疑焉宜定律曰謀殺自首減等如遵議在天屬如唐公議若是則兩得之矣公之子淑問爲名御史是唐公亦誠有後

清容集卷四十一
廿七
哉唐故餘杭大族侍讀學士詢實同所自其居江陵由公
父殿直君始質肅公事實紀其諸孫在朝著歷歷可考宋
社既亾衣冠故緒闔郡不能以一二觀吳君所爲銘則世
次猶可考也抑嘗聞之鮑靚以司隸系孫爲道士王遠知
以琅邪太傅孫爲茅山觀主皆知名當時今洞雲佐治開
元宮居京師二十年貞幹善謀其源委有自來矣夫樂道
人之善儒者之事質肅公之不得伸於一時事若有待庸
書碑陰以告夫爲史官者有攷焉

書永嘉王母香几銘

記禮者之言曰先祖之德善功烈鼎而銘之衛孔悝是也
嘉言不忝子張之書紳是也席机觴豆受於老臣則几銘
舊矣况母訓乎口澤之存歲久則弊爲文傳信几之存亾
復何預焉以儒成名几之銘滋久矣庸書以俟

跋劉真人帖

養生家性命分爲三途而性宗之說與命宗各有七焉上
祖師以談笑詼譎活中州萬姓至其二傳爲長生劉真人
或疑其有畱滯之意嘗讀淵明詩有云感彼柏下人淡有
感愴劉真人則曰墓中長有真空景豈非先兆乎至治二
年春二月丁卯拜醮長春宮爲長沙余君善之書

題姚雪齋右丞草書

金源諸賢皆師懷素其法由黃太史始蓋一時崇尚蘇黃
溯本以求則黃本懷素蘇本徐季海二美兼備則雪齋先

生俱得之詩昉於蘇駸駸乎太白矣字源於黃則與之俱
爲醉素之弟子矣桷也獲游玉堂得與其猶子承旨公侍
筆硯繼入集賢復與公之子侍論議今觀遺墨敢發明前
賢之淵懿使後者得有攷焉至治二年會稽袁桷書于悅
心堂

書姚牧庵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府

大德末年桷以史屬預脩成宗實錄于時承旨姚先生實
領史事見其塗抹詳定若不經意而一受潤色卽粲然與
班馬竝此殆其天資學力相須以成者思播楊侯朝覲本
未見於太史先生執筆尤致意焉惟昔楊侯以中原大族
世領夔府羈縻之州當蜀破一時名士咸往依故其文獻

承接的有源委聚書訓子益振起光采推姚公不妄許與
之心是所謂立賢無方則凡司文衡取士類於是有攷侯
之子頤正君來都溫慎儒雅與之論前朝事悉纏纏不絕
示姚公所贈樂府因書以歸之

書葉信公家問後

信公貴爲宰輔不忌貧約舊事壯歲客吾里從學城南楊
氏書塾楊氏館遇甚厚咸淳丙寅以資政守四明舊往還
皆重報之而以次子通判應友君爲楊壻人咸服其盛德
咸淳政事一歸賈相江公萬里以告老去馬公廷鸞以稱
病去信公先二公以歸賈每憾之後再召將中以事而公
卒由曹娥以遁天時人事至此有不能容力可勝道哉竹

清容集卷四十一
三
友君嘗獲識于先人侍側廣穎豐下其談論猶有王謝家
風度俯仰四十年而其子能以方外士保其家譜信公諸
孫於余爲外表則漸就零落浮雲變更夫豈葉氏敬觀遺
墨爲之愴然至治二年秋九月癸丑袁桷書

書楊安撫訓子詩後

魯周公傳三十四世夫子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所不
忍言是則伯禽以後爲無聞矣家訓之嚴莫盛於顏柳若
包孝肅司馬文正庭誥儼在至諸孫而靡傳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夫豈徒言哉播川楊忠宣公其子襲爵作詩訓示
韋元成之詩有曰於戲後人惟肅惟謹無忝顯祖以蕃漢
室公之詩有焉今宣撫君盛年執謙問學日績金玉厥躬

以承休譽克昭乃顯祖視魯公世家實爲有光尙勉之哉
則忠宣公實永不朽矣

題吳浩然詩卷

讀羣公詩玩把不能去手氣與理俱明矣氣由物以成形
而下者爲道邪爲人邪人心非與道悖亦非氣質舉世相
承吾何敢言觀浩然亦知道矣

書朱氏精舍圖詩卷

婺女史學之盛有三家焉東萊之學據經以考同異而書
事之法得於夫子之義例以褒貶而言者非夫子旨矣龍
川陳同父急於當時之利害召人心感上意激頑警媮淡
以爲世道標準志不成而年逝識者悲其不遇焉說齊唐

與政蒐集精要綱挈領正俾君臣得以有考禮樂天人圖書之會粹力返於古是則論史者無遺蘊矣噫自宗忠簡公以經濟才不得展用故其鄉之後進匡國輔世爲首論人事不齊則亦曰有數焉耳矣方咸淳初義烏朱氏兄弟四人竝登進士第而伯仲季尤得名其季宰定海余得識之見其貫今古若身歷而知其是否其爲文簡而明據會以歸于一者也竦然以叩之則曰吾於伯仲曷敢望後聞其兄仲晦君煜論事廟堂與南士持政柄者不合爲理成精舍圖以歸而中原忠純儒雅之士藻繪褒拂皆今士大夫之所仰慕而不可見者亦盛矣哉近世南北之黨分朱君以越產不合於南士而中原諸賢有愛於朱君審諸賢忠厚之至則朱君之承接者必有其道立賢無方於諸賢見之羣而不黨於朱君見之於是夫重有感焉

書楊御史奏稟後

御史言事有二不幸焉折羣陰初萌之機論國是於未定之日若難矣不至履其危而蹈其禍也至若姦孽肆兇株黨連結箝口拱手者千士一律至是而有言焉非夫捨成敗死生不能也鄒道鄉審於田承君劉元城決於母氏其所處既定故其直節焯焯偉著有若楊御史之言事其感憤厲奮悉出胷臆嶺海刀鏤雖在目睫猶往矣忠矣哉昔人嘗言御史以言事得名有關夫世道之升降方今天子聖明小大臣罔不承恪楊君論思辰告非若前日之難匪

初惟艱尙懋敬之以永終譽

題潘伯潤家譜

幼歲聞寧海潘繁昌公以文學政事得名羣公交薦久官江淮其猶子伯潤嘗從以行飛牋急檄一時爭稱道之科舉旣廢假館浙右辱其講授者皆楚楚可觀然而剛不容物論事直見底蘊脂韋者良忌之每語繁昌公輒涕洟見于顏面繁昌死無後逃難蕩析而伯潤垂白服斬衰以繼晚歲手書宗譜以示其子惓惓于繁昌尤切噫今世以田宅財物爭爲後若繁昌之死當掉去不顧矣伯潤所爲誠足以警厲薄俗子孫其有興者願書此以俟至治三年十月袁桷書

書鮑仲華詩後

宋太宗眞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萎蕪之失有意乎玉臺文館之盛締組彰施極其麗密而情流思蕩奪於援據學者病之至仁宗朝一二鉅公浸易其體高淡者極凌厲摩雲決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遁考諸國風之旨則蔑有餘味矣歐陽子出悉除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悅愉悲慨之語各得其職今之言文章者皆其門人而於詩則不復有同焉嘗淡疑之其力不能似之與抑其心之和平不得與之同與降于後宋言詩者人人殊而歐陽子之詩訖未有宗之者滁陽鮑君庭桂仲華以詩一編介余所從游郝君時升求余敘語完氣平其於景也不刻削以爲能順其自然

以合於理之正考其從來有似夫歐陽子之旨矣今滁人思公數百年猶一日也而其篇詠見於一泉一石者復得其遺民而宗仰之仁聲之入人深於是乎見晉本乎唐憂深思遠有堯遺風余於仲華其殆近之與至治三年十有二月某日袁桷書

書李宏道朝天錄

司馬氏揆極南北之游蹟私怪其動心導志不專爲書晚歲憤悱始以游歷者散見於紀傳入于渤海則禹所傳者異矣纂歷代之書以爲言其沿革芻分而散見誠宜矣自漢趙充國班超於金城玉門纖悉利害至唐西南備邊亦得其要領是誠有指歸夫古之善使者必通達道里周知

隄塞爲主上道若曰行記南北之變易詢於道途父老之說蓋未足憑也今天下一家由淮而燕者同一舟轍淮泗合流九河故道諸儒置議不已游於京城山前十六郡之名漫不能考陸務觀范至能攜志書以行或猶有詬病之者豫章李君以能爲北行錄簡而明博而文而於在朝之羣彥深咸致意焉桷也學未足以傳後願刪之以俟他日之成也

書赫合理

松年案舊作紇石烈下同

通甫詩後

言詩者以三百篇爲宗主論固善矣然而鄙淺直致幾如俗語之有韻者或病之則曰是性情之真奚以工爲千士一律迄莫敢議其非是赫合理堯臣示其先府君怡閒吟

藁一編玩其詞旨藻繪融液一本於大厯貞元之盛而幽
淡婉順則幾於國風之正矣府君舊貴族遺言雅聞得於
先朝之故老壯歲輟迹半天下富盛羈愁感慨歡悅之事
目受而心會冥搜遠想不極其摹寫不止用意若是故成
就實足以自見柄舊得拜府君於堂下聆其議論明絜而
簡易讀其詩如親見之焉泰定元年三月某日袁桷書

書郝伯常經題黃鶴樓水龍吟後

郝公以使事館儀真日襍被尊食引馬於庭下請歸館使
謝以未有旨如是者十有六年在館中觀書不輟其未見
者從制置司以假所作蜀漢書皆拘留時稟定方是時宋
相以滔天之惡蒙蔽朝論士夫咸以道學緣飾殆如風痺

不知痛痒公蓋目覩其弊今觀此詞其意旨可知矣公之
子爲侍讀學士嘗與桷言公奉使時侍讀甫四歲後回京
師年十九以戎服見拜且泣公閉目不顧進退不敢其父
友命易衣冠以進始與語焉前賢典刑峻整若是視近時
父兄之御子弟泚頽實多因書舊聞以補遺事泰定元年
三月癸卯四明袁桷書

書張子仁少監族譜後

張侍中曾孫忠文公叔夜忠確公克戩皆以死節表表著
靖康宋史忠義傳兄弟竝立餘人不能兼也後其子孫入
南一在四明一在福唐紹興推恩蓋首及之都水少監張
君子仁蓋其裔孫惓惓以宗譜未備網羅附綴支分而派

別之歷歷在指掌其勤且勞積二十年始成焉族譜散軼皆由兵戎之遷徙晉世故家南北隔絕各立譜系元魏以來賜姓紛雜譜莫能考歐陽子作宰相表用志良苦而私爲渤海譜猶有缺文是則爲譜者誠不易矣今子仁能追考其所自又復以職業自見光于前人其官都水興廢舉軼廟堂以其諳歷陞其官以居然子仁有不懌者梅曰胡安定先生以水利爲一科故其弟子若羅適顧臨皆爲名監司水土職在司空古尤不輕世以善理財穀爲能吏厥今漕渠之粟歲致千萬石數倍遼海不害于民而京師益以羨吾知考治行者必以子仁爲首夫何慊然因書其宗譜且以勉焉

跋吳子高詩

詩本性情能知之矣本於法度知之不能詳矣風雅頌體有三焉釋雅頌復有異焉夫子之別明矣黃初而降能知風之爲風若雅頌則雜然不知其要領至於盛唐猶守其遺法而不變而雅頌之作得之者十無二三焉故夫綺心者流麗而莫返抗志者豪宕而莫拘卒至天其天年而世之年盛意滿者猶不悟何也楊劉弊絕歐梅興焉於六義經緯得之而有遺者也江西大行詩之法度益不能以振陵夷渡南糜爛而不可救入於浮屠老氏證道之言弊孰能以救哉吳子高居湖湘爲詩以法度自守高者騰霄漢幽者挾泉石憂樂得中合於採詩之說矣候神人於執期

望飛仙於蓬瀛侈心之萌帝者之事公卿之作雅頌得之
願與子高異日相見而論焉燕都宋本誠甫進士第一橐
子高詩俾有語遂書以歸之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清容居士集卷第五十

元 袁 桷 撰

題跋

書正肅公懲忿室慾題扁

忿慾皆發之不中節者桷嘗讀易之咸以無心為感何思
何慮是則安有不正者哉漢儒言感物而動失旨多矣先
正肅公謂忿近於剛以欲為剛德不足揆本澄源有合夫
繫辭傳之說故其平居奉身如玉雪危言讜論百壬交避
其剛之謂也清齋端居不邇聲色此絕欲之效也居朝不
一二年輒以直道去湯文清哭公之詩有曰獨畱事業在
江東真實錄也從子瑛居龍虎居室以四大字昭示戶冊

清容集卷五十一
三十九
且築象山之麓爲精舍審其傳授保形以靜老氏之說養厥靈根吾儒之說是則安有忿慾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正肅之訓豈虛言哉泰定二年上巳日族孫具官柄再拜謹書

跋正肅公手澤

吾宗由宋仁皇時光祿公穀與祥符縣丞同舉開封祥符後居東京建炎兵變祥符孫太保挈家從青州軍以歸是生太師衛公厚德退讓而光祿公家自朝奉公亦漸替至正獻公入太學師陸文安公登淳熙辛丑第衛公之子越公從正獻游考兩家南北之分始得合譜訖受學于正獻癸卯歲越公與計偕不赴淳熙丁未登第自是先後爲祕

書省官爲侍從人咸曰叔姪之盛師生之榮於是見之正肅公見越公鄉薦時年始九齡自是敦敘不絕兩家厄於祝融之災舊藏幾盡脫焉以僅存者猶數十紙從姪則瑛自龍虎還里曰蒙齋先生遺愛在江東社而祝之罔敢墜因以手澤二通俾爲象山證契曰大資同知柄之曾大父曰思贊府判實則瑛之曾大父噫世運旣殊喬木彫落書其本末願刻諸山中以爲永久泰定二年三月甲寅族孫具官柄拜手謹識

題從子瑛城門八詠

始余讀陶靖節贍詩志意憤悱抑其意而爲之言蓋將以從其類也五君八竊童子美規規然相近羈窮不偶故

竊其似而為之者焉龍虎山為道士據會奇怪嶄削率可
以見於詠歌者書於志見於碑誌跬步不敢以軼而吾從
子則瑛作城門八詠以相示首之以仙隱言夫宗師創始
之難也曰茅山易高士靈寶之創首龍虎而終于茅山者
也曰天谷慕真隱而不騁于外詠蓬華之所居則與天谷
竝或曰蓬華勝之曰元洲三隱東城慕其孝友而能以肥
遯自處者也曰碧玉則曰我越公之德未墜粵昔旌陽公
以厚德植樹而奉祀有缺懼不能以承噫今為方外流者
絕其本枝而獨吳特進不若是則瑛能亢宗叔老矣不復
有望異時見吾中散公朝請公之子孫成立非子也邪

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牘

某伏以即日毒暑在候正君子齋戒之時共惟
撫幹國錄盛德在躬默有神相台候動止倍介
繁福某歸老山林一念不作殊覺強健不足云
者蒙示張公行狀可發一笑識者觀之必有公
論建炎以來鏘積寸累車馬器甲符離一掃無
子遺東南膏血竭於叛目今州郡窮匱皆由
當時不郵國計以償功名之心某所不忍為也
某此心天實知之主上實知之不郵後世之無
聞也吾人以謂如何竹洲所寓什物無恙幸置
慮他覲韜養以前光大異時橫蜚慰區區之所
期待幸甚幸甚五月日太傅保寧
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史浩劄子

朱文公作張忠獻行狀一出南軒之筆不過題官位姓名
而已後攷三敗事跡始悔昔年不加審覈歸咎南軒然亦
無及矣符離之敗陵陽李伯微甫載其事甚詳今不敢為
忠定辨明直書其所紀曰符離之役軍資器械失亾殆盡
張魏公初聞之疑虜人踵至甚懼即軍中解所佩魚遺歸

清客集卷五十一
朝官太平州通判劉蘊古朝議大夫使虜求和僚吏有止
之者乃奏乞致仕又乞朝廷遣使孝宗不從既而虜人不
復南魏公乃謀再舉上亦不從及和議將成魏公持之甚
確左相湯慶公因白蘊古之事由是魏公遂緹李與張俱
蜀士史筆不敢有所隱避柄以外諸孫尤宜尊所聞以傳
信忠定尺牘無一字失實者此豈私喜怒而爲言者歟泰
定二年五月甲子具官袁柄再拜謹記

書瓶城齋記後

抑嘗觀易而得兌艮焉澤以漸摩言之於家者也澤而不
止幾於險矣節者所以懼其過也當位以節節斯通矣艮
者總其身而身有止也思不出位艮道之致因地以光而
復降焉斯謂之謙謙非忒於事也故鳴謙之象著而用節
之斯益困矣凌侯商權事物默以全其機清介自律人莫
有敢犯戶冊之訓淡契易理敢誦所聞而質諸良月既望
越袁柄書

跋汪龍溪外制草

崇觀詞臣以扇對全語爲高獨龍溪先生痛掃時弊盡復
元祐之舊方羽書飛馳顛沛道路非如昔人夙構古語而
德音四達甚於奉天之感泣不幸爲秦氏子擯斥遠道而
先生迄不得再入矣抑嘗考宋世內外制之作至公而始
備故其剪裁也有丁夏之風其典雅也備曾王之體肆而
不野麗而不侈則駸駸乎歐蘇矣今觀手藁遂書所聞以

寓仰止之意云乙卯七月望日袁桷書

書劉貢父舍人種竹倡和詩後

元祐元年九月蘇文忠公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十一月劉仲馮孔經甫爲左右史蘇文定曾子開爲中書舍人蓋同月除書也劉公由祕書少監入掌詞命蓋與大蘇公相後先孔常甫則猶在著作廷兄弟父子嗚呼盛矣哉鄧右丞熙寧間以九制之譽積十年爲承旨自負灑噩詎淺淺耶嘗攷元祐初元實維丙寅姤遯之基已萌是歲溫公薨黨論興詩禍作馴致宣政紹興丙寅秦相擅持南北分裂遂定至於開禧則罪歸于韓咸淳罔上之罪昭于賈氏不十年而宋亾治少亂多明于天人者未嘗不淡知之噫

前乎乾德天聖之際又何其盛也今歲距丙寅僅僅十禩文明之運誠在于此仰止先哲感慨係之丙寅人袁桷識時延祐乙卯十有二月庚寅也

跋蘇子美帖

滄浪翁中年書猶未精詣後沈錮黜落浩然之氣悉心用資以爲翰墨祁公號婦翁充公密友終不能爲之道地前代法律之嚴若是

書蒲傳正左丞帖

左丞蒲公文學政事熙寧元豐之時號爲名流後出爲亳州未幾以揚易杭皆東南要郡此手帖蓋由毫入覲時所作也蜀由孟氏以來無兵革鬪爭文士迭出至元豐時爲

翰林學士者十餘人公其一也宋世仁英正史皆公纂脩今藏史院可考皇慶癸丑柄得與其裔孫道源同爲史屬蒲爲西蜀大族三卯之變徙興元者獨能保其宗家譜整備遂以先越公所藏左丞公手澤歸之以永其傳噫綸言汗簡皆家世舊物柄無以進議厥今理學宏闡實始於春陵周元公元公之道之學實蒲公紀其事立賢無方願於諸孫有以廣之會稽袁柄書

跋懷素揮翰帖

懷素書多才翁兄弟所書至明昌諸賢尤競習此體余在都下所見凡數十卷皆僞贗可考獨此唯宣和舊物審爲非臨模者

跋柳公權書清靜經

韓氏閱古堂清靜經乃越石氏家藏舊物石居新昌慶歷時刻此帖後入復古方韓貴盛時遂得此帖悉有紹興圖璽此籤標光皇手題石氏墨本失之拘紹興本失之瘠韓本失之弱今觀真蹟硬黃古紙松煤老色無纖粟繆妄視昔三本真砒砒也龍集戊申至大改元甲子日柄謹審證于後

跋顏真卿誥

前人多疑祖父誥非其子孫所可書魯公舉進士開元年已長成昔人誥勅必擇能書者填補從唐考之徐季海之於其父嶠之是也從宋考之蔡君謨米芾是也此卷舊入

思陵復古殿後入祕書省先越公爲祕丞時掌圖籍凡唐相誥皆入錄蓋德壽晚歲悉以前賢誥入祕省故也今李紳誥及徐顏諸誥皆舊物審定無疑

書舊作九華臺賦後

潛庵鄭先生兩入翰林纂脩凡例多出其手于時桷亦補史屬適相後先未幾除江西儒學使者所居近玉堂矮屋脫粟不堪旅瑣先生清言介行每言數百年承平事不絕口桷不揆參錯承接時則有新安汪尙書孫漢卿爲供奉廬山曹端明子愚爲編脩此數公者皆先世情好而桷以外舅祕閣公敘宗盟於相府事契彌相厚也先生生於淳祐甲辰之重九日先侍郎因之以命名家居築九華臺淡

致意焉于時桷實賦之由江西歸里第不數年而捐館其子公許以門功入官來京師攜混元山居題詠手澤一卷而九華臺賦實附于後俯仰疇昔邈不可得而桷不自知止因循翰苑者今十五年矣學不加進而道日益損異日當假道青溪拜先生之墓驗昔時手植之花木因以有推其子孫之興盛願嗣以記之延祐三年三月己巳袁桷書

書李巽伯小楷夢歸賦

趙子固跋

洛陽李巽伯建炎初同朱希眞避難南來名望文學與希眞相上下而作字體製亦復相似希眞書相鶴經朱文公評之矣余嘗聞先生長者言黃長睿崇寧間游洛陽作九詠楷書淡刻故一時洛人皆師慕之希眞巽伯又其似之

清容集卷五十一
者字學廢已久宣和立書學主上所好乃薛稷禁經所謂
字則長而逾制者也則朱李二公寧得爲博士耶希眞嘗
和巽伯詩伊水嵩雲未歸得說平生處淚浪浪蓋與夢歸
同意又曰琴書摠驚眼文字更過人巽伯翰墨之妙可知
今觀趙子固評書力宗元常而宋朝習鍾書惟黃朱李三
人暨姜堯章子固耳余嘗見丙舍帖徐浩模本出九端明
家又見褚河南摹力命表唐本皆纖濃迺潤至比閣絳宣
示表如出二手則學鍾書者猶可置論乙酉歲余見今翰
林承旨趙公子昂於杭于時愛堯章書譜手之不釋逾三
十年趙公小楷妙天下是蓋脫其形似而師其神俊此卷
舊藏南康黃可玉可玉嗜古剛絜人也後授其徒董君有

能能寶之願質諸承旨公作書評焉俾勿壞延祐五年八
月乙卯書

題東坡嶺表書歸去來辭贈卓契順道者

東坡先生居嶺海惟卓契順巢元脩不遠數千里芒鞋問
訊元脩有傳而契順止書歸去來辭與之如有欠恨梅於
德常家始獲見眞蹟落墨淋漓光透楮背見者皆竦然以
起敬而元脩傳非精熟蘇文者未嘗接識昔人以鼎彝傳
遠謂於監觀有補德常宜廣刻使家有其書任恤之道見
於盛世矣

跋吳丞相繳京湖帥賻陳清敏帖

嘉定十一年先越公與清敏公同在殿廬實得吳毅甫丞

相爲第一清敏之薨丞相淡德之爲作書闕帥于時賈相
年未四十方折節慕名丞相書至詎敢斬齎清敏子孫又
安得以不家於喪爲辭故事大臣薨有旨州郡治喪葬淡
恐後人不知以清敏公家爲有請故表其本末若是

書世綸堂雅集詩卷

吾鄉盛時比屋皆故家大官咸淳賈相擅國絕惡四明由
是衣冠皆爲月集悉不敢議時事卒至國亡無賣降于外
者當至元末年諸老先生猶亾恙時則有淡寧王先生師
表模範世綸雅集猶有洛社耆英之遺意甫三十有四年
風塵變更乘虬上征無有一人在者覽先郡公之遺墨不
勝悲慕世綸主人於是下世亦二十年矣柄以契家子猶

得從封胡羯末之後願相與勉焉以圖無斃

題樂生詩卷

詩於唐三變焉至宋復三變焉派於江西變之極有不可
勝言者矣劉南嶽少年以詩自名晚歲獨尊楊廷秀考於
風雅無是體參於唐宋無是體以斷絕直致爲工叱咤轉
旋駸駸乎江湖之靡者也吾鄉前哲所爲詩倣韓而不能
博師蘇而不能宏然卒無江西之弊誦建安黃初之作推
而至於風雅則亦有徑庭矣定海樂君之才以一編介蔣
君玉度示余且求敘引噫詩不能以易言也觀其平淡者
合自然孤絕者得澁悟繪物不鄰于巧琢至境合心會醜
然百谷之泉必達於眾流是亦於詩非積學有源者不能

是也余終老林泉異日相尋於寂寞空絕之地相與酬倡
又將盡其說焉

書孫僉事訓子八字說

一貫之旨忠恕而已其語簡而易明大賢之教人曰不妄
語聖人之教子則曰立與言二字而已過於文則漫不加
省切於近則易以自持孫公濟川之家訓凡八字曰吾將
以訓于家吾子之果能爲儒也必將由是以得名使不至
焉則守斯言也其不爲小人之歸也明矣求余言以增警
遂書以歸之俾勿墜濟川子名某日不廢學將以儒術起
家梅老矣猶將見之

書党承旨篆杏壇二字後

翰林承旨党公篆法妙一時所書杏壇二字刻于曲阜萬
然風雲之意千載一日也衍聖大宗南徙三衢設祀有廟
傳嫡有緒今郡守趙侯敬之髣其舊址築壇於旁昭揭三
字於其上有新豐肖似之意見堯於牆著存不忘之義也
若曰思其居處孔氏子孫萬世不怠是則趙侯之用心良
厚矣泰定三年二月具官袁柄拜手謹記

書吾子行篆書陰符經

唐世陰符始大行原於李筌成於李靖貞觀皇帝始酷好
之命褚河南凡書一百九十本貞觀之意蓋廣用兵之說
耳李筌託神姥之言乃曰上有神仙抱一中有富國安民
下有彊兵戰勝又妄增六注以惑後人然終不可悉解而

吾子行復書之何耶唐人作篆惟書千文蓋懼學者之未
易察也徐鉉作項王亭賦仿李陽冰裴公德政碣之遺意
子行沈困市隱豐碑巨碣不能以自見寫其幽曠託焉以
自逃者也余嘗聞善書者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最懼入
八分使子行在吾願相與評焉

題劉明叟詩卷

大裘無文良玉不琢質至美而無可揀擇也言爲心聲而
詩章之衍溢則又若必事於模範論至於理盡所謂模範
者特餘事耳黃太史嘗言寧律不諧不使句俗以建安黃
初之法較之似若有病然太史所爲詩鍛鍊之工過於前
人其所謂不諧者蓋其變體耳吉安劉明叟示余詩一編
不事雕飾意氣凌厲理勝而語完峭谷之竹合於自然不
假按抑而宮商敷宣各當其職手之不能以釋因以夙昔
之所聞者書于後而歸之

題閔思齊詩卷

唐詩有三變焉至宋則變有不可勝言矣詩以賦比興爲
主理固未嘗不具今一以理言遺其音節失其體製其得
謂之詩與隴西閔思齊示所爲詩冲澹流麗疊疊倣唐人
風度寄興整雅將駸駸乎陶韋之畦町矣近世言詩莫不
以三百篇爲主經緯之分茫不知所以由遠自邇漸入魏
晉詩寧有不工者乎思齊敏而且勤輟食忘寢和平多而
淒怨少氣完體充不以沮折爲可撓事物之來處益有暇

故其見於心聲者無羈窮不偶之意讀其詩以余言爲證
斯得之矣

書吳明之文編後

始余見閩清吳明之于成均神度秀朗游于公卿將以奇
言直氣感動鉤說輒同坐席復與一時之能文詞者聲摩
度測守繩合則駸駸乎班馬之軌轍而建安黃初之餘事
將力進而不肯止也余旣得請歸隱山中江浙挽余以校
文會有亾子之戚旬日卽出後知明之試進士不中幸不
余誚而淡病有司之不察也暨來四明將返閩中示其所
爲詩文若干卷讀之不能置是誠得于遠游者多矣見聞
窘于州閩春糧之適不足以自廣而冒萬里者多大言以

賈禍若明之之游歷漸摩薰陶悉輯於翰墨藉爾求配於
古人誠不爲過使果有遭吾見其揚于王庭清遠自儀潤
色敷繹詎止于是編之所述哉因書以爲異日之俟泰定
三年十有二月辛未朔見一居士袁柄書

題雲岡圖詩卷

王侯叔能守會稽將悉意山水以攄其夙慕下車未幾沿
省檄治舶事往來市衢意若有不樂值甯侯善繪事命作
雲岡圖朝夕觀覽蘧蘧栩栩見似人而喜者也余嘗聞巖
居谷隱之士有言夫細旃廣廈未嘗不心掉目駭而久居
朝廷者志念專寂凡其可喜可愕之事皆不足以動故其
於山林之趣介乎其不拔一使肥遯將終焉以無悔若是

則賦此圖者其爲招隱乎其爲反招隱乎

書馬元帥救荒事實後

司獄永嘉林君萬里彙次元帥馬公救荒事實一鉅編俾有言嗟夫斂散之法不行於今爲牧守者亦難矣因時之凶復抑其直是則於商旅奚有望焉董煟輯救荒書至盡至美迄莫能有遵其說而行之者病在於執一虛心以求則今馬公之政其近之矣林君之編曰台民四十九萬有奇其粟率糶者一十四萬七千有奇糾於富家幾三萬石有奇當是時以一郡之民能動于上聽其出粟至于一十有萬非身任其責所爲文書不大懇切不能至是富民遭荒抑損以售亦必有道數盈于三萬則其便不便有不

得已而然者也視瘠而坐弊仁人之所不忍邀名以幸成夫豈仁人之用心馬公之政集眾思以爲其佐林君之爲首奉行而不失者皆公所辟佐吏凡五人見於所行事實不復著記禮之言曰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馬公耆德碩望將參預于天朝願以今之所行爲權而以經制告于廟堂焉則得矣

書孫孝子事實

余待罪翰苑見友人張希孟郭幹卿所爲孫孝子碑及序引卓卓表著二友非取佞以悅夫人者今歸老田里又見程琚孟夢恂二文士作孝子傳事益詳密文雖不同而紀載各有條理信矣哉事至實者易於言孝非以干名而名

隨之是見信於州里有不得揜焉者矣五典之常心之固
有聖人認爲司徒以職其教唐虞之世見於旌表是則上
古猶有失其良心者今觀孝子之行事悉合於五典刻意
肥遯乃今起家入御史府策名振德政事施設皆其素所
蓄蘊觀風宣化家至而戶喻矧今爲澄清使者薄敦懦立
反其澆漓惇行孝悌悉以其躬行施于七郡不亦美乎孝
子今爲浙東肅政僉事名楫字濟川泰定二年二月甲辰
前史官袁桷書

書戒壇儀後

余居鄰開元寺其戒壇精嚴肅靜過者莫不悚息間遇度
僧必一往閱之見其結跏藉草持怖畏想口誦加護不絕
天神炳靈至有登壇仆絕不能終事者由是雖獍夫惡子
率罔敢廢懈噫使常持是心安有所謂地獄也耶悟心源
律師定上壇結夏等儀式願廣施諸方使人人如初受具
足戒時清淨法海與大雄氏告眾無異不然酒池肉林罪
劫可勝道哉

書大般若經關後

大雄氏以汪洋廣博之說喻於羣迷萬緒千說故其爲書
讀之茫然不知畔岸師其說者始作關籥以抽其祕由是
旁行側注機要立具夫相從心起食息之際其來無端卽
其書以求似若未盡捨相以求則所謂一者猶以爲形跡
也皇祐庚寅有僧省悟以三藏法師大般若經通關重加

按定至皇元泰定甲子實相距二百七十五年時有演忠律師其名亦曰省悟復爲聲聞入道行位記三卷補昔時之未備殆與前哲夙相脗合體一分殊吾儒之說近世釋氏率竊取以爲祕揆索於毫釐之際殊失其旨矣自博而約吾於是書淡有取焉悟師類其書簡密將與後來者共異時執一以持捨一以悟則觀是書者爲入道之軌轍明矣

書文宗周祕藏圖詩卷

宗周法師作祕藏圖淡取吾儒一貫之理昔濂溪周先生衍太極圖體一而用異歸其異于同則用猶一也斐然默契不能已于言而法師春容鏗鏘振孤桐之遺響發天籟之靈竅又率其講下珠聯璧耀將極其淡造不出乎祕藏之旨而其融液變化雖億萬猶以爲未盡歸一之效于是乎見梢老矣倦游相望南湖跬步還往之便願自此始

題靈上人疊秀軒賦後

楚之詞不作久矣晁無咎氏始分其言爲二淵乎得其微旨離騷九歌判不相合漢魏而降一而爲之縝密者爲揚馬反復悲悼漢帝所謂鄰於楚之聲也左太冲融液藻繪能爲一繼者不復若是晁氏豈虛語哉吾鄉高端叔先生作變離騷直與古昔相抗而或者謂羈窮不偶怨悱不得以自振今靈上人作驃騎山賦及疊秀冽清二賦手而讀之誠駸駸乎古作矣渡江以來諸賢蹈襲蘇學以雄快直

致爲夸詩與文宰相成風科舉學盛屈宋不入於口耳積
弊幾二百年山林枯槁之士尙何能冀其髮象是則皆吾
徒之罪也上人語精意新無模擊之弊言道也師遠游託
興也鄰九辯嗟乎余老矣上人當勉之投閒謝事願相與
過從將復見於雪竇玉几諸山斯幸矣泰定二年閏月乙
亥清容居士書

書禪林備用

周官擯相行祀升降玉帛之事禮爲禮儀爲儀何謂禮執
以告王者是也儀者陳設綴兆之位一定而莫易者也經
籍旣焚淹中之出不全後人以意損益僅見於朝著若少
儀內則弟子職所當行於家庭一切廢棄儒先屢致意焉

釋氏之教爲三宗見於動作日用不敢一有犯越者爲律
宗達摩之學則不然調伏於準繩之外放形骸黜邊幅守
禮者莫能與之辨而其從心不踰矩卒有合於自然是則
繕性之效略外以理內於斯見之矣淫慾嗔恚皆謂之道
夫雄氏託言爲喻將以語夫上知愚者不察悉得以自恣
職教者憂之於是爲清規而曲爲之防數百年來遵守罔
替世愈薄而俗愈侈奇衰曼美充滿區宇澤山咸大師始
輯廣其未備詢于耆舊證于編簡作備用十卷以拯其極
壞其勤苦之志於是書足以見之余嘗聞咸師縛律以爲
禪守其師說不可以從于人清嚴峻整講道不輟頑薄敬
避其死也尤奇偉余愍夫吾儒之教淪弊若是使有若斯

人者一正之斯得矣序其書所以識吾徒之未能也

書靈上人慈照師行述後

佛氏之言以理譬廣釋心性其言汪洋浩博譯潤有工拙而體製則一可得而同也宋世諸儒言理者率不以文字爲工論考古昔措于五經則或有疑者焉太史公敘事幽顯變化猶龍焉不能以名狀後世宗之編年之法幾絕而今世所爲誌碣行述悉祖襲莫能有違者夫發揚會粹因其事之實而爲之也反復致意傷其不偶而表之也豐功鉅績被于弦歌鼎彝者則又皆太史之事荒林絕壑曠達冲澹非有道之士不能爲其言也言佛者三宗而習禪學者必以悟入爲證將從其言邪則質野不足以傳遠引而

刪之又懼不與其道合靈上人示所爲慈照師行狀洎兮若元酒之致其誠韜兮若絢衣之蒙其飾逞奇闡幽大小委折各當其職合儒者之辭以盡緣飾包括纖粟絕其疵俚是其言也傳信永遠爲無疑也余嘗聞慈照師剛毅貞固內外有則故所至成立上人文足以發之因書以告其同志俾入石勿墜泰定二年十月丙申清容居士書

題轟上人詩卷

華嚴極天下之富麗樹下塚間又何其岑寂邪乃知豐儉博約從心以生芥子須彌之喻豈虛語哉觀轟上人西隱亭榭諸詩有遍法界之道將隨境以觀懼其多岐而亾羊也揜關息機真游於混沌之鄉萬幻俱滅胷中樓閣豈土

木丹漆之所能成吾將與上人一叩其戶牖焉

題雪竇平禪師詩卷

大梁張武子來吾鄉始正唐律由是禪林悉守其法雖頌古詠物清切婉潤足以追配牧之商隱怡雲師蓋一時與之從游近朱近墨豈虛語哉由今而論獨僧詩猶能守格律而吾徒一切直致恬然不事修飾觀此足以泚頽龜石寺號小院然多出名輩怡雲師之漸摩灌溉於是乎見

題雪竇潛師語錄後

用潛師住清涼先郡公將挽主定水未幾上雪竇不果幼歲祝髮於觀禪師不久而觀謝世乃痛自卓立游諸方能采其所長不專於一師而其貫通融會慊然猶以爲未足

由是瓣香之酬靳未可出禪林有疑而梅獨能揆用潛之意佛之學道非止一悟用潛能深知之今世禪人之病在於望風承嗣以希進用而居顯路者苟收曲誘了不相涉其弊日甚推用潛之用心玩其語言有至死不休之意廣其傳將以愧夫今世之弊庸敘於前足以知余言之非妄也

書笑堂偈頌後

拈花微笑大雄傳道之旨也不笑不足以爲道老子憤世之論也近世禪人掃跡削機謂微笑爲疵病卒致漫誕不可救藥影響旣絕而道益無所見聞禪師在淳祐間羣公顧下以平實爲法門因西律師之請號爲笑堂是淡得迦

葉之要領感而遂通夫豈虛語也哉西律師已下世矣其徒寧上人能寶此卷倘以聲色觀虛空將大笑矣泰定三年某月某日清容居士書

題俊老語錄

顯仁藏用非言不足以宣而締辭繪句悉墮於浮繁唯大雄氏絕其萌芽刊落無文土苴瓦礫不足以喻其拙也由是禪宗沿襲千士一律使人冥行不知其所謂畔岸明極長老以其示世語俾有敘蓋其不得已於言者歸於大樸而其足以陶冶性情見之於歌詩發之於言辨聲從字順使人得以知其指示非過爲椎魯以誑盲聾者余壯歲讀四家語於育王瑛禪師曰語有實地有證地若華嚴所演豈空幻哉明極語將大行於世敢敘以證之

跋觀禪師石菖蒲賦後

廖寺丞賈相之門客于時方歌舞湖山沈酣恣縱不知有泉石清事觀禪師持此以奉鋪敘宏麗末章以主賓輔仁功爲急用意淡矣厥今湖曲淒迷藤蔓一色不知此本流落何所言此可爲於邑

跋觀禪師摩利支天贊

觀禪師此贊爲賈相作維釋迦慈悲廣度勅諸天以護衛濁世非黨私滅公徇其所請江上祈和乃拘畱信使罔上以爲奇功使終日梵唄香雲滿室神其吐之矣觀師言語不迫隱然恤緯之憂厥後師潰身竄三尺童孺猶指罵不

絕柄幼歲親觀其事今老矣尙忍言之

書薛嚴二道士雙清編

余幼好讀黃庭真誥二書私謂學古調詩當準其音節程度後讀陳子昂李太白諸賢詩飄飄然清逸冲遠纖言腐語刊落俱盡則知二書要其標準矣渡江諸賢明切理性間爲禪人偈語謂與風雩川上相表裏詩道浸廢而所謂道家者流方自治其學不復寄適於吟詠之末噫實吾黨有以使之然也臨川道士危功遠以雙清詩一編示余攷其歲年儒者之言詩者正絕而薛嚴二師方往來龍虎山中搜遐挈緒求遺音於魯壁之旣壞宮商相宣更迭振響豈久於其道而能化者與夫學詩而爲魏晉有道之語亦少近古其不至成就力不逮焉耳習簡易近體遺謂理趣譬之酒焉因其薄醜而強以三齊元酒第之不幾於過矣二師詩足以昌其道余獨惓惓焉致意而不置者愧吾徒之學爲可愍而不在於今日之弊也薛君志行絜清不自表眩觀妙公嘗尊異之嚴亦簡整自治功遠云

清容居士集卷第五十

諡議

古之君子淬礪澡雪脩之于家而揚于天子之廷以成其德業之美者學道與守身二者而已蓋造道之淡者言不期乎文而自文持身以約者位不期乎清而自清理則然也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以清脩雅重之資濟之以博綜宏肆之學漁臘經史上下古今蓄之厚資之淡脩詞立誠出爲世用鏗錡炳耀大縱厥詞等屈賈而上之視六朝而下弗有也茲非所謂文乎自筮仕至于請歸積三十年寵膺殊渥踐歷清華再入集賢入登翰苑柄文衡掌帝制與謀國論藻飾太平歸潔其身始終一致茲非所謂清乎以之節惠實曰稱情謹按諡法博聞多見曰文臨官潔正曰

清合而言之謚曰文清奉訓大夫太常博士王瓚謹議

清容集

二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跋

永樂丙申冬十月八日子得此清容居士集柰何蟲鼠損傷卷目失次乃於暇日補治序其先後之日故得以全其美斯集也雖未敢宗以為億世之法然蓄書者亦得以備一時之製作也不亦可乎畏齋王肄識

清容集跋

宜稼堂叢書

一初之樂非出不亦可乎吳憲王擬編
 其祖果也雖未效宗以爲勸世之好然昔嘗亦嘗以勸
 身卷日夫夫以爲如日赫命其於於之母也爵以全其
 未樂而甲冬十八日子時北雷谷風士集奈河融扇出

元故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贈江浙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袁文清公墓誌銘

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蘇天爵撰
 國家有文學博洽之儒翰林侍講學士袁公諱桷字伯長
 慶元鄞縣人也故宋少傅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
 贈太師越國公諱韶之曾孫中散大夫知嚴州軍州事皇
 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會稽郡侯諱似道
 之孫朝列大夫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浙東
 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諱洪之子年二十餘憲
 府薦茂異于行省授麗澤書院山長不就大德初羣賢萃
 于本朝聞公才名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秩滿陞應奉翰

清容集墓誌銘

宜稼堂叢書

清容集
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遂遷脩撰凡歷兩考
遷待制又再仕進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而還復遣使
召入集賢仍直學士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
史明年遷拜侍講積階奉議大夫泰定初辭歸四年八月
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二是歲十有一月某日葬
鄞縣翔鳳鄉上水慶遠塋之原訃聞制贈中奉大夫江浙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陳畱郡公諡文清維
袁氏遠有世序宋嘉祐間有諱穀者舉進士歷官朝奉大
夫知處州其後龍圖閣學士正獻公燮兵部尚書正肅公
甫父子俱號名儒越公於祥符丞穀爲曾孫師事正獻尹
臨安十餘年爲政嚴明事載之史公生富貴爲學清苦讀

書每至達旦長從尚書王公應麟講求典故制度之學又
從天台舒岳祥習詞章旣又接見中原文獻之淵懿故其
學問核實而精淡非專事記覽譁眾取寵者所可擬也世
祖皇帝初得江南故宋衣冠之裔多錄用之而宣慰公屢
被恩命公在館閣一時耆舊若閣公復程公鉅夫王公構
雅愛敬公故蒙薦擢時海宇乂安年穀豐衍而詞林清華
無官守言責日惟撰著爲職朝廷有大制作公從諸老獲
議其事成宗皇帝初建南郊公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夫日
猶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
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于五經郊不見于
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卽社議三歲一郊

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義異制議郊卜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于三禮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元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採用之仁宗皇帝自居潛宮淡厭吏弊及其卽位多出獨斷設進士科以取士貢舉舊法時人無能知者有司率諮於公而後行及廷試公爲讀卷官二會試考官一鄉試考官二取文務求實學士論咸服公在詞林幾三十年扈從于上京凡五朝廷制冊勛

臣碑版多出公手常奉詔脩成宗武宗仁宗三朝大典至治中鄆王柏柱獨秉國鈞作新憲度號令宣布公有力焉詔繪王像命公作贊賜之公述君臣交脩之義以勵王王尤重公學識銳欲撰述宋遼金史責成于公公亦奮然自任條具凡例及所當用典冊陳之是皆本諸故家之所聞見習于師友之所討論非牽合剽襲漫焉以趨時好而已未幾國有大故事不果行公歿二十餘年今天子特敕大臣董撰三史先朝故老存者无幾眾獨于公追思不忌會遣使者分行郡國網羅遺文古事而江南舊家尙多畏忌祕其所藏不敢送官公之孫同知諸暨州事曦乃以家書數千卷來上三史書成蓋有所助初世祖建宗廟于京師

至仁宗崩七室已滿乃結綺爲室以祔英宗親行祫享之禮始議增廣廟制乃作新廟爲十五室公亦預其議公會祖妣陳氏封周國夫人祖妣王氏妣史氏楊氏元配鄭氏竝追贈會稽郡夫人子男三人長璋早世次瓘贈承事郎同知奉化州事次瑾女四人長適同知袁州路總管府事趙孟貫次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某孫由錫次適故相史忠定王元孫公佾次適處州路儒學錄余應渠孫男三人曠以公蔭入官旣進遺書于朝遂擢祕書監著作郎次曄收孫女三人長適浮梁州判官范瑾次許適陳某次幼曾孫男二人公生七日史夫人卒長事郡公極孝教子孫有法待宗族盡恩意中外姻婭皆宋名族家庭嚴肅吉凶之

禮不廢其舊規每以務學脩行勗故家子弟俾自愛重無爲門戶羞公喜薦士士有所長極口稱道公之南歸會史館將脩英宗實錄今中書左丞呂思誠翰林直學士宋褰河南行省參政王守誠皆新擢第公薦其才堪論譏天爵與焉公于近代禮樂之因革官闕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諸子之略錄悉能推本源委而言其歸趣袁氏自越公喜藏書至公收覽益富嘗曰余少讀書有五失泛觀而無擇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懦而無立纂錄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勞而無成聞人之長將疾趨從之輒出其後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學爲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者也公之斯言漢中學者貪

多苟且之弊公爲文詞奧雅奇麗日與虞公集馬公祖常
王公士熙作爲古文論議迭相師友間爲詩歌唱酬遂以
文章名海內士咸以爲師法文體爲之一變公有易說若
千卷春秋說若干卷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嗟夫昔宋南遷
浙東之學以多識爲主貫串經史考覈百家自天官律歷
井田王制兵法民政該通委曲必欲措諸實用不爲空言
然百年以來典型風流日遠故公之葬謹序而銘之來者
尙有所徵乎銘曰

懿歟袁公博極羣書矢辭淵淵佩玉舒舒海宇旣一興自
江左諸老見之孰不曰可進掌帝制列官詞林討論憲度
講求古今於時朝廷日興典禮祖廟天郊以享以祀三聖
信史纂述宏休羣士選舉務拔其尤不有學識孰承其責
惟公雍容斟酌損益陳編墜簡公證其訛識時歸休山林
浩歌世有鄙夫空空如也覆忌多能係時用舍公富著述
粲若日星銘詩弗刊垂後是程

